

仿宋
胡刻

文選

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五

胡傳
制家

文選

卷五十一 上卷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忿妄囊

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

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

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壤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頴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

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

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寧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

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

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手也叩或為仰

言秦地高故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

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

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

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

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

而制六合執敲扑

木以鞭笞天下

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祐交切

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

梁地爲桂林象郡今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百越之君俛首係計

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隳名城殺豪俊

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爲己害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爲鍾鐻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鐃音的鐃或為提鐃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

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

府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始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

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

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亡隸之人如淳曰吐古坻字坻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

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

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音埋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某

所有賢者音羸糧而趣之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

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矜巨非銛鹽於鉤戟長鍛所也孟康

鋤柄也張晏曰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耨音憂權

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然後以六

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

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

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

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

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

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

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

戲音呼可乎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

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

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

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

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

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

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春秋考異郵

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涓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

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

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

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

日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愉愉和說之兒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和說之兒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

士仁人無求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

生以害仁也

拂與弼同

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

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

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

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

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懼敬兒也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忤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背餘漆體而爲厲

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

安危揆度得失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

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

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

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

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

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

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

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

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

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

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鳳皇來集麒麟在

郊

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序則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

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旣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欲

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

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

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論語子曰邦有道貧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

十寸十寸則尺一單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

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蠶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

說文曰蠶蟲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蚤蚤嗜膚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

翻則翔四海文子曰蚤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器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

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

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

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曰晏子之晉至於中年賭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

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

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

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

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

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

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

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

意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

善毀者不能蔽其好

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

西施一也

嫫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孫卿子曰閭閻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

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

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莧不能以射

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

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莧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鷁於青雲

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

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

衝蒙涉田而能致遠

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

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

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

五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

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

關緩舒繹

曲折不失節

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

陳仁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禮用雉夏用駒左頭奉之

文既集

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人不識寡見

尠聞

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

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仁子曰所謂中和樂職

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如淳漢書注曰

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

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

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太子擊誦晨風文

侯諭其指意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

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

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

君以爲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

移俗易

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

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好惡不形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砭夫凡人視

之快焉

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快忽忘也快他沒切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

精練金也金百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

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

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

寥宇宙

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

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盡也

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論語子曰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

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